

聂运伟 著

思想的

面相

THE FACE OF THOUGHT



聂运伟自选集

Nie Yunwei's optional set

聂运伟
著

思想的 面相

THE FACE OF THOUGHT

聂运伟 书画选集
Nie Yunwei's optional set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思想的面相：聂运伟自选集 / 聂运伟著.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11

ISBN 978 - 7 - 5201 - 3578 - 8

I. ①思… II. ①聂… III. ①文艺理论 - 文集 IV.
①I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27384 号

思想的面相

——聂运伟自选集

著 者 / 聂运伟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 目 统 筹 / 周 琼

责 任 编 辑 / 周 琼 李秉羲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社会政法分社 (010) 59367156

地 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 编：100029

网 址：www. ssap. com. 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3

印 装 / 三河市龙林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27 字 数：422 千字

版 次 /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3578 - 8

定 价 / 10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 - 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由湖北大学“中国文化传承与发展”省级优势特色学科群
建设经费资助出版

思想的面相（代自序）

聂运伟

退休以后，因操办几个学术刊物，整日组稿编稿。要游说朋友们写稿，也就不得不到各个学科的领域里去浏览一番，多年来养成的驳杂的阅读兴趣正好派上了用场。许多学界朋友，平日往来虽多，亦读过他们一些精彩的文章，但在分科为学的当下，以前对他们治学路径的由来并无系统的了解，对各学科之间的关联也乏于整体的观照。为了满足刊物栏目设置的需求，自己有意识地在文史哲诸多领域里选择了二十来位仰慕已久的当代学者，大都比自己年长几岁或年龄相近，为每人建立了一个文件夹，把从学术网站下载的文章归在一起，按文章发表的时间顺序开始系统地阅读。自己以为，如此阅读的方式有几个好处。其一，可以清晰地觉察到一位学者长达三四十年研究的诸多变化——兴趣、话题、方法、影响等，加之浸润于同一时代，学术层面嬗变后的历史风云，自然是心领神会，两相交会，对知人论世有了更深切的体会。其二，便是从这些学者与师长辈的学术传承关系中领悟到百年来思想史、学术史的内驱力和多重面相。其三，也平添了一份对中国学术乐观的企盼和理由，尽管当下学界让人诟病之事多多，但学术的良知和勇气，是断不会泯灭的。我坚信，只要面朝大海，终会春暖花开。

上述感想若要结合百年来的思想史、学术史说出个子丑寅卯，还需更多的阅读和思考，自当努力。收在集子里的九篇访谈或对话，是近几年编刊的产物，也是自己向不同领域拓展阅读的一点收获。回想九篇文章构思和写作的过程，有许多值得回味的细节，权且记下，亦算留给未来的一个纪念。

胡经之先生是我的老师邹贤敏先生的老朋友，年轻时都在北京求学，胡先生师从杨晦先生，邹先生师从何其芳先生，他们的学术生涯虽在一个又一个政治旋涡里动荡起伏，但心里总有一个纯粹的学术梦想，且终身矢志不渝。他们共同经历了中国当代美学、文艺学发展的全过程，为后辈学人留下了宝贵的思考和弥足珍贵的学术贡献。近些年，邹老师每年冬天都从武汉去深圳小住，与胡老师多有聚谈，谈得最多的还是文艺学和美学研究的最新动态。2016年底，邹老师对我说：“你喜欢做学术访谈，为什么不做一个胡经之先生的学术访谈呢？”

15年前，应《文艺研究》编辑部之邀，曾做过刘纲纪先生的访谈。那次访谈做得很辛苦，刘纲纪先生著述丰富，通览一遍不易，从中整合出一个访谈纲要更难，加之纲纪先生极其认真，从访谈纲要到具体的文字表述，反反复复，真不知修改了多少遍，耗时三四个月的时间，留下了百余页的手稿（因为纲纪先生不会使用电脑，便在我做出的电子文本上不断修改，酷爱书法的纲纪先生虽用钢笔书写，但一笔一画，规规矩矩，修改稿做得像书法作品，看着就赏心悦目。去年，我把此手稿送给了中山大学的周春健教授，学者手稿是他众多收藏里的一个项目）。这次访谈受到《文艺研究》编辑部的好评，纲纪先生也很满意，我自己的收获是：给著名学者做一次访谈，无疑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一是必须在访谈对象繁复的话语体系里厘清逻辑思路，以此再观照访谈对象的全部著述，才会纲举目张，不至于为枝蔓所羁绊；二是访谈对象的逻辑思路往往有强烈的个性特征，越是学术大家，精神个性越突出，但是，学者个性化的逻辑思路终归是时代学术精神的产物，或受制于时代，或试图超越时代，都不过是一个时代学术发展史的不同切面，由思想史观之，便是思想的多重面相。

刘纲纪先生和胡经之先生同为1933年生人，1952年同时进入北大。刘先生在哲学系学习时迷恋上美学，胡先生在中文系探索文学艺术的审美体验。中国现代美学的开拓者朱光潜、宗白华、王朝闻、蔡仪等先生是他们走进美学园地的引路人。其间的学术谱系是我一向关注的问题，刘先生治哲学美学，胡先生治文艺美学、文化美学，不同学问路径的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思想史、学术史的不同面相呢？因此兴趣，我接受了邹老师的建议，开始准备做胡先生的访谈。胡先生住在深圳，我在武汉，无法像当

年那样，频繁去纲纪先生家聆听教诲。我给胡先生写了一封信，简单说了一下我准备访谈的计划和时间等。胡先生回信说：

运伟：

多年未见，我已老矣！我的文集出版，标志着即将退出历史舞台，在北大、深圳分别开了会，向大家告别，谢幕了。

给你寄上一套（《胡经之文集》），作个纪念。若要一读，不妨从第五卷《美的追寻》读起，再看第四卷《文化美学》，那是我到深圳后写的，有不少回忆。

你读后，不妨先提出一些问题，告诉我，我要做进一步思索，见面后再深谈，如何？

祝好！

胡经之

2017.4.1

读了胡先生的信，心里陡然生出一丝感伤，更觉得再忙也要抽出时间完成访谈。按胡老师的提议，我抽时间把五卷本的《胡经之文集》认真阅读了一遍，好在胡先生的文章以前读过许多，对他的治学路径也较了解。最初拟出的访谈大纲，很简单，只是预设了几个背景性的问题。（1）中西美学思想是否具有发生学上的同源性？（2）如何理解中西古典美学形态上的差异？（3）如何总结、反思中国近代以来美学思想发展的经验和教训？（4）文艺美学的提出与中国美学史的发展方向。这些问题大都宏观，但相互之间有着紧密的逻辑关联性，也是自己常思考的一些问题。我以为，学术访谈最重要的事情是确定话题的语境和问题的逻辑面向，由此，访谈才有思想史的高度和学术史的深度。

2017年12月10日，我专程来到深圳胡先生寓所，就访谈一事与胡先生聊了一天。先生兴致很高，执掌了一天的话语权，有机会聆听一位耄耋之年的学者倾诉毕生的治学经历，无论如何都是一件有幸也有趣的事情。我宛如回到当年与刘纲纪先生聊天的情景，北大校园里的故事，是他们永

远的记忆。蔡元培、朱光潜、宗白华、王朝闻、蔡仪、周扬，这些推动中国近现代美学发展的历史人物，在他们的口里，变得非常鲜活生动。听胡先生说着美学史上的各种掌故，我突然想到访谈结构的方式：起点与终点形成缠绕式的开合。在胡先生研究美学的历程里，如果说对自然美的困惑是他对美学产生兴趣的开端，晚年对自然美的多维度阐释和悟解则是一个终端，回头看胡先生中年时代对文艺美学、文化美学的大力倡导和诸多著述，不过是向起点回归的一个个路标。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学术或精神的宿命。公元前8世纪，希腊半岛上的游吟诗人荷马述说的故事是公元前1200年发生的一场战争；公元前5世纪，雅典城邦用文字把这口口相传的故事记载了下来，于是，有了荷马史诗，进而有了希腊的悲剧、喜剧、雕塑和神庙。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人，现代生活的列车前行的速度越来越快，可膜拜皈依希腊的精神之旅也越来越引人入胜。当我写完访谈第一稿后，此感更甚。当然，我不能以自己的感受去干扰胡先生的思路。当年唐德刚给胡适先生做口述史时，大概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所以，他不得不在胡适口述史之外写出《胡适杂忆》，记下在访谈中所产生的己见，这又是思想不同面相的一个写照。

2018年4月底写出了访谈初稿，寄给胡先生审读。胡先生的认真让我感佩不已，在我寄去的第一稿上，老人家娟秀的文字写得密密麻麻，还补写了许多段落。我根据先生的修订做出第二稿寄去后，先生又扶病握笔，字斟句酌，修改再三，两万余字的篇幅把他一生的治学经历和主要观点的来龙去脉勾勒得清清楚楚，先生在给我的信中说：

运伟：

此稿早收到，因我入夏后身体不适，去了几次医院，未能及早处理，拖到今天才寄出，祈谅。

您的思路甚好，我沿着此文的思路，补充了一些具体的资料，作为您论证的实例。我已年迈，不想再写长篇论文了，您这篇文章，通过对话把我的主要观点作了概括，希望后人能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成为必要的资料，所以我作了些补充，你写的我基本不动。

我把此补充稿寄您，希望您帮我再打印一次，给我寄来一式二

份。我不知道您急不急发稿，若急着发稿，我就不再改动了，您就发；若不急，我则再打磨一下，那一份寄去，我自己留一份，以后文集增补时好用，如何？

秋后欢迎您再来深圳畅谈。新出的《胡经之选集》，写有一序，是新的，可作参考。

祝好

经之

2018.5.20

先生收到我再次修订的样稿后，又做了一些调整和补充，复信说：

运伟：

我又把稿统了一遍，觉得还是要加几个小标题。我初拟了四个：美学视界看人生，审美最需深体验，美的规律象中求，情有独钟自然美。您若觉得无此必要，可删除，用一、二、三、四标出也可以，总之，还是要分一下，稍有区隔。

现将修改稿寄上，由您全权处理了。

祝好！

胡经之

5.28

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总算完成了预定的访谈工作，定名为《落日余晖仍从容 最美海上夕阳红——胡经之先生访谈录》。在与胡先生反复交流的过程中，中国近当代美学史的谱系演化在心中有了清晰的画面，每一代学人都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添砖加瓦，谱写出思想的不同面相。此次访谈若能给后学者提供了解胡先生美学思想及中国近代以来美学史的一个门径，我心足矣。

《思想何以贫困？——与邹老师书》是我与邹老师的一次精神对话。邹老师退休后，念兹在兹的一个话题就是如何反思自己的学术之路。好几年前，邹老师就写出了几十万字的反思回忆录——《思想的贫困》（未刊稿），

并发给学生辈的朋友们，请大家结合学术史的发展予以讨论、批评。邹老师 1938 年生人，进入北师大读书的时间正是“反右”后的沉闷岁月，他的大学记忆与刘纲纪、胡经之两位先生的记忆大相径庭。在刘先生和胡先生的记忆里，求学之路上还有自我兴趣的自由展现，朱光潜、宗白华这些一代美学大师，尽管被边缘化，但还有私下点拨学子们的心情和传授治学体会的空间。而这些，对于邹老师来说，已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学术谱系的传承在特定的时空内发生了逆转，邹老师以经历者的感受，结合历史档案的钩稽，详细述说了大学之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被扭曲的历史之殇。溢美之词仿佛是中国式传记回忆录的专利品，而邹老师的反思则是以自我否定和自我批判为基础的，这种追问历史真相、拷问学术人格的勇气和清醒，是我们精神档案里的稀缺元素，是我们辨识思想不同面相的前提。我对先生的反思精神充满了由衷的敬佩之情。

和冯天瑜先生的相识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跟邹老师读研究生的时候，邹老师特地叮嘱：应该去听听冯老师“明清历史研究”的课。那时，文化学正取代美学而大热，冯老师经由明清历史的研究探讨中国近代社会、文化转型的思路颇吸引我，加之常和冯老师的几个研究生一起下围棋，故和冯老师有着天然的师生之情。后来冯老师去了武大，往来也就少了，至多是春节时去先生家小坐一会，但先生每出一部新著，总会找来读读。十多年前，自己开始系统阅读近现代思想史的文献时，特别是对梁启超深入研读，突然意识到冯天瑜先生著述独特的学术史意义。冯先生 1942 年生人，因父兄的政治厄运不能如愿进入一流大学深造，只能到一所师范学院学生物。但造化弄人，冯老师的父亲——清华国学班的第一届学生，王国维、梁启超先生的亲授弟子冯永轩先生，在“文化大革命”前的数年间，对冯天瑜老师口授心传，夜夜诵习经典，这是当时历史学科班学生都无法享受到的正宗的传统学术训练。所以，20 世纪 80 年代文化学勃兴之初，学界惊诧不足 40 岁的冯天瑜先生，一个非科班出身的年轻的历史学家，何以横空出世？其实，此乃学术传承的力量，即所谓踵事增华，日新代异！我从冯老师的著述中感受到一条清晰的学术脉象，从晚清一直到当下。基于这个想法，大概 5 年前，我便经常拜访冯老师，向其讨教各类读书的问题，也常常聊及他父亲一辈求学、治学的故事，如此，百年来的思想史、

学术史在自己的心里开始鲜活起来。

在我看来，冯天瑜老师当年没能子承父业，成为科班的历史系学生，是其不幸，也是其大幸，如前人喟叹“国家不幸诗人幸”。此“幸”，既指个体生命身陷历史旋涡，方对无情岁月有了常人难以企及的深刻体验，亦指人生被边缘化后反而得以保全精神上的自由状态。把青年时代的压抑感转化为洞悉历史隐秘的使命感，需要自由地阅读和思考，正因为没有成为科班的历史系学生，冯老师也就最大限度地远离了禁锢时代的那种令人生厌的教条的思维方式，这一点也正是邹老师反思的一个重点：我们独立思考的能力是如何蜕化的？冯老师多次说，他有三本看家书：王夫之的《读通鉴论》、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前不久，冯老师寻找到因搬家而不知去向的那本阅读过无数遍的《历史哲学》，如获至宝，在书房里把书一页页翻开，仿佛重回那自由的阅读时光。从梁启超、冯老师的父亲，再到冯老师自己，历史因缘际会，让冯天瑜老师在20世纪80年代名动学界的时候，与他的同辈人相比较，其思其文，鲜有陈旧观念的羁绊，曾经被阻隔的学术传统，在冯老师的文字里，竟是自然而然地呈现一脉相承。在我老师辈们还在与各种禁锢纠缠不休的时候，冯老师却是一身轻松，走上了学术发展的快车道。读王元化、汤一介等先生的学术回顾文章，更加体味到邹老师学术反思的沉重性。走出一个禁锢的时代，恢复中国近代以来学术谱系的真实面目，以求学术的自由生长，并非易事。

2016年底接手湖北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主办的《文化发展论丛》的编辑工作后，在“高端访谈”的栏目里接连写了三篇冯天瑜先生的访谈文字，《文化转型与价值重建——冯天瑜先生访谈录》《兼容并包 新生转进——冯天瑜先生访谈录》《彰显地域特征 发掘区域个性——冯天瑜先生访谈录》。因刊物栏目话题的限制，很多思想史的话题在这三篇访谈里并没有展开论说，只好留待将来了。

《跨越太平洋的“宿缘”——张少书先生访谈录》一文，得之颇有机缘。二战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白宫的官邸里挂有一幅中国画《百鸽图》的故事，我早已知道。后来读到华裔美籍历史学家张少书先生的著作，并在新闻里看到他回归故里省亲的许多报道，才得知《百鸽图》的作者张书

旼先生竟是他的父亲。更巧的是，邹贤敏老师的小儿子邹浩，去美多年，在金融行当里打拼，两年前，他想换个活法，到斯坦福大学拜张少书先生为师，研究历史。为了把“高端访谈”栏目办得更有气魄些，自己便花了许多时间，收集张少书先生的各种学术信息，研究了一番，觉得很有趣。他研究中美关系史，虽有许多政治经济的话题，但兴趣最浓厚的领域还是中美两国之间文化的交流，曾耗费了大量时间收集史料，撰写美国华裔艺术史的著作。

2017年初的时候，我萌生出做一个张少书先生访谈的想法，全球化时代的学术刊物，理应具有开放的文化视野，多维度呈现思想的不同面相，至少，这是我的编辑理念。在美国成长的张少书先生已不能用汉语阅读写作，我的英文水平只能借助词典阅读，听说一概不行，更不用说写作。但我不想放弃这个机缘，便与邹浩联系，谈了我的打算：先征求张先生的意见，说《文化发展论丛》想请他做个访谈。邹浩向张先生说明我对他的研究很有兴趣，也有一定的了解，很想把他的研究成果向中文读者做个介绍。张先生对我们的计划表达了兴趣后，我便根据相关文献资料做出一个非常详细的访谈文案，再请邹浩译为英文文本，征求张先生的意见，几经反复，终于确定了访谈的基本问题。然后约定时间，在斯坦福大学张少书先生的办公室里，张先生对邹浩一一回应了采访的提问，之后，邹浩把张先生的回应整理成正式的英文文本，经张先生认可后，又译为中文文本，连同英文文本一并发给我。我和邹浩就中文文本的定稿也是反复推敲，再三斟酌，这份文稿，寄予着大洋彼岸华裔深切的文化情思，传递出跨文化沟通的积极信息，为此耗费的时间和精力，无疑是很有意义的，故把这个访谈的中英文文本一并收在集子里，以兹纪念。

中山大学哲学系的周春健教授是我的好朋友，他潜心治学，近几年来给予我们刊物莫大的支持。2017年夏天，春健兄告诉我，中山大学将在年底由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四书学与中国思想传统研究”课题组、中山大学跨文化哲学研究平台、中山大学禅宗与中国文化研究院联合主办“‘四书’系统下的儒家经学与政教秩序”学术研讨会，他是“四书学与中国思想传统研究”课题组里一个子项目的负责人，又是这次学术研讨会的策划者。我把他们课题组的一些资料及已出成果浏览了一下，觉得他们的研究非常

扎实，不愧为国内古典学研究的重镇。我向春健兄建议，在《文化发展论丛》2018年第1卷开设一个专栏，发一篇研讨会的学术综述和两篇会议论文，另外，看能否约请项目总负责人、著名的哲学史家陈少明先生做一次访谈。有赖于春健兄相助，陈少明先生慨然相应，同意以访谈的形式向《文化发展论丛》的读者谈谈“四书学与中国思想传统研究”项目的设计意图与实施路径。

以前虽与陈少明先生未曾谋面，但他的诸多文章和阐释经典的方法我一向是很喜欢的，常读常新，如《什么是思想史事件？》《被描绘的孔子——解读“厄于陈蔡”的系列故事》《作为“问题”的中国知识分子》《亲人、熟人与生人——社会变迁图景中的儒家伦理》《考据与思想需完美结合》等。陈先生的哲学写作全无常见的古典学的深奥孤冷，其独特的学问路径既有思想史的深层叩问，亦有方法论方面的执着开新。特别擅长在人、事、物的复杂关联中识人、说事、观物，并在创新的阐释视野里，唤醒那些具体、生动的古典生活经验，“挖掘事物的深层意义”，“从不同角度进入经典的意义世界”，使“有思想价值的事件”在哲学解释中得以敞开与呈现。

2017年底，与陈少明先生有过两次短暂的晤面，因时间关系，没能就思想史的话题当面请教陈先生，实为遗憾。访谈原定名为“面向思想史的经典解释学——陈少明先生访谈录”，陈先生在阅读修订访谈文本时改为《思想史与哲学张力中的经典解释学——陈少明先生访谈录》。对于这个改动，自己思忖良久，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哲学的解释即对话，是在思想史的平台上让异质的思想相互碰撞，在张力中寻求共生共存的合法性，故解释不是单行道，而是解释与被解释者在对话中“你证我证、斯可云证”，冯友兰先生关于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互相阐明”的见解，均属此例。

和万俊人先生也只有一次很短暂的接触，他来湖北大学哲学学院讲座，中间休息时，我们就访谈的内容与结构进行了简单的交流，承蒙万先生对《文化发展论丛》的支持，《儒家伦理的现代转化——万俊人先生访谈录》一文得以顺利完成。因刊物编辑主题、篇幅的限定，此文仅仅涉猎了万先生诸多研究的一个侧面，远远没有反映出其政治哲学、伦理学研究的整体风貌，不无遗憾。得益于多年海外游学、研究的经历，万先生擅长

从全球化时代社会、文化转型的广阔视域探讨中国当下伦理学问题，其论其说，无不具有强烈的现代意识和纵横捭阖的开放心态。

我很赞同他对现代道德建构的一个形象的比喻——“顶天立地”：现代道德既需要得到社会政治和法律体系的基础支撑，同时又意味着，它要处理政治和法律所无法处理的生活领域及其相关问题。为何如此？是因为现代社会的道德形态和传统社会很不一样。在传统社会里，道德是“私人领域”或“熟人领域”里的诚信约定，依赖传统的文化环境和道德主体的道德自觉而养成；而现代社会，就像哈贝马斯所说，出现了社会结构的公共化转型，“私人领域”变成了“陌生人领域”。因此，现代社会的公共制度体系就显得越来越重要，法律、政治或公共管理成为使人在陌生人领域中进行交往得以可能的社会基础。但是，现代道德遇到的难题是它无法解决人的信念或信仰的问题，比如终极关怀，还有社会前途、个人命运这样“乌托邦”的问题。怎么办？万先生的回答是：当伦理学试图理解这些问题时，它会发现有些东西是伦理学作为一种理论或一种科学难以解释的。因此，健康的宗教，也是现代社会所必需的一项文化资源。我想，只有理解了万先生这样一个基本的思路，讨论儒家伦理的现代转化才具有理论和实践的意义。

此两篇访谈虽为笔者所撰，但在发表时借《文化发展论丛》编辑部之名义，特此说明。

张三夕、冯黎明两位先生是我多年来的朋友，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或谈天说地，或议物是人非，或论学问道，一杯清茶，也能坐上几个小时。几年前，一次小聚，说起“五四”百年在即，浮想联翩，于是乎，便有了《中文论坛》“五四研究”栏目的开场白：《启蒙 解放 现代性——回首“五四”三人谈》。

数日前，三夕兄发微信对我说：用访谈或对话的形式让思想成文，是当下学者间进行学术思考和学术讨论比较有效的方式。此话，我深以为然。在资讯发达的今天，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已越来越平面化、快餐化，鲜有深度的交流和互动，学界亦然。在某种意义上，自己热衷于做学人访谈与对话，大概也是渴望得到学术上深度的交流和互动。如此，这几篇访谈与对话的文字，至少对于我自己而言，是有意义的。

收在集子里的其他文章，半为过去的旧痕，半为近些年作业，记下了一些流年光影和思想的片段，虽非吉光片羽，但收集整理这些文字，是对这些文字述说的时代风云的一次重审，也是对自己过往岁月的一次清理。历史学家傅衣凌先生说过：“我和古人相反，不自悔其少作，读书得间，颇有新见杂出其间，也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相战。”昨日之我、今日之我乃至明日之我，都不过是思想的不同面相。我把写于 1995 年的《说不清的武汉人》附在写于 2014 年的《城市与思想——关于武汉城市文化的一次对话》之后，也正是想对比看看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的不同。大而言之，在昨天与今天之间，发现矛盾，寻求突破，向往变易，思想方有“史”可言。

正因为此，我期待明天，也奢望有一个明日之我。

感谢湖北大学文学院的出版资助，感谢夫人张晨数十年的关爱和勉励，感谢石若凡博士为本书付出的辛勤劳作，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王绯女士、周琼女士的大力支持！

2018 年夏于湖北大学逸夫人文楼 A 座 4015 室

目 录

CONTENTS

思想的面相（代自序）	1
· 学术访谈 ·	
落日余晖仍从容 最美海上夕阳红	
——胡经之先生访谈录	3
思想何以贫困？	
——与邹老师书	29
文化转型与价值重建	
——冯天瑜先生访谈录	44
兼容并包 新生转进	
——冯天瑜先生访谈录	57
彰显地域特征 发掘区域个性	
——冯天瑜先生访谈录	78
跨越太平洋的“宿缘”	
——张少书先生访谈录	91
思想史与哲学张力中的经典解释学	
——陈少明先生访谈录	108
儒家伦理的现代转化	
——万俊人先生访谈录	120

启蒙 解放 现代性

- 回首“五四”三人谈 134

· 审美论说 ·

缘起·中止·结局

- 对《故事新编》创作历程的分析 155

审美教育在人类文明中的地位及作用 168

关于民族美学、中国少数民族美学研究的一点反思 177

论艺术的色彩语言 186

《新青年》：百年身影犹可忆 191

江山代有才人出

- 读陈占彪的五四研究 199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 读《真无观——与他者比邻而居》 207

达利遇见但丁 216

关于流行歌曲与当代大学生审美趣味的一份调查报告 227

“以人为本”与文学 236

青藤，从山间伸向原野

- 谈《赶山》的现代神话、史诗意味 240

心灵旷野中爱的升华

- 评长篇小说《雾都》 248

透视卑贱者的人格意识

- 评长篇小说《蓝太阳》 254

现代人生的一出悲喜剧

- 评长篇小说《愚人船》 261

灵魂的悲怆迁徙

- 评叶大春的小说集《胭脂河》 267

“城市”的故事与城市里的“故事”

- 读彭建新的长篇小说《孕城》与《招魂》 271